

當今中國,集體主義文化盛行,我們從小就被灌輸要用盡方法合群,不然就會被貼上「怪異」、「裝模作樣」、「精神病」等標籤,被衆人排擠、孤立。但我們爲何要爲合群而合群?我認爲只有弱者、不思者、庸人才會為合群而合群。

在遠古的狩獵的時代,我們的祖先因面對嚴酷的生存考驗,面對猛獸橫行的時代,被迫抱團取暖,因為若單打獨鬥,只會死在劍齒虎的獠牙,猛獁象的脚下。但二十一世紀,科技已經能爲我們解決大部分生活所遇到的問題,我們不需要再爲衣食居行而抱團,單打獨鬥不再是問題,那爲何不選擇離開群體,獨自面對挑戰?魯迅曾說過:「猛獸總是獨行,牛羊才成群結隊。」群體是一群弱者互相幫助來保存自己的權利,被群體抛棄、孤立,只是弱者才會有的生存憂慮,弱者無法面對被群體排擠所帶來的風險,强者又怎會去擔憂?他們只會認爲這是一種磨練,一種擺脫束縛,是展現自己實力的表現。若你能力出眾,卻爲了合群而逼自己與弱者并行,不就是老虎拔掉利齒與爪子,雄鷹折斷翅膀嗎?這樣只會埋葬自己的才華,任由自己落入凡俗。所以雄鷹不與弱鷄結隊,强者不與弱者爲伍,脫離群體才能脫穎而出,成就大事。

在心理學中,有一個現象在現今社會十分普遍——羊群效應,它是指個體不加思考直接從衆的表現。前幾年,英國舉辦了全國性的馬拉松,有五千人參賽,結果只有一人完成。賽後工作人員經報道發現,因第二,三名跑錯路綫,導致後面的四千多人亦被帶偏。只是一場馬拉松,只有兩個人,就能將幾千人偏離賽道,更何況現實生活?若我們像那幾千人盲目跟從,不顧前路,與自願跳入火坑有何分別?弱者起碼還會思考如何融入群體,思考哪個群體較好,不思者是長了個腦袋卻不用,像個傀儡,任君擺弄。同樣,太過依賴與信任群體,一味地隨波逐流,只會拘囿于一時一地,局限於單一視角,單一評價,那就很難體會到人生的斑斕多彩。爲何現代人總說活得不像自己?是

因爲他們的思想是別人的意見,生活是別人的模仿。當他們開始放棄思考,就是墮落的開始,唯有 不忠於某種思想,擁有屬於自己的見解,才能活出自我。

在中國有個成語叫指鹿爲馬,它是講述趙高爲了測試大臣們對他是否有異心,故意在皇上面前,指著鹿卻說是馬,皇上對此處到疑惑,讓大臣們說是馬還是鹿,結果大臣們紛紛說是馬。大臣們爲了不得罪趙高,爲了保全性命,寧願和其他大臣一起扭曲事實,顛倒是非,也不愿意堅守正道。這種合群與不思者的隨波逐流不同,前者是有自己的判斷,是有深思熟慮,但貪生怕死,怕棒打出頭鳥,故選擇讓自己消失在群體中,而後者正如我前面所說,不會動腦筋,被人牽著鼻子走。因害怕權力,爲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與性命的合群,那就是清醒的愚昧,自知的糜爛,比弱者的抱團取暖還要可惡。明明有能力,會思考,卻怕失去,爲了所謂的權利,拋棄自己的道德,實在讓人唾棄。君子和而不同,聖人守其初心,橫而不流。唐代詩人陶淵明因無法接受污濁黑暗的官場,情願歸園田居,堅守氣節與人格,除了獲得心靈上的自由與滿足,也得到後世的讚揚和推崇。人可以追求富貴名利,但要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,不忘初心,不要爲了名利而合群,也不要把自己推到鄉愿德之賊也的處境。

「當你不盲目合群,忠於内心時,才是真正認清自己的開始。」不合群能將時間留給自己,找 到自我。所以,安心過好自己的生活,不與世爭,靜處積蓄力量,才能在生活中不慌不忙。